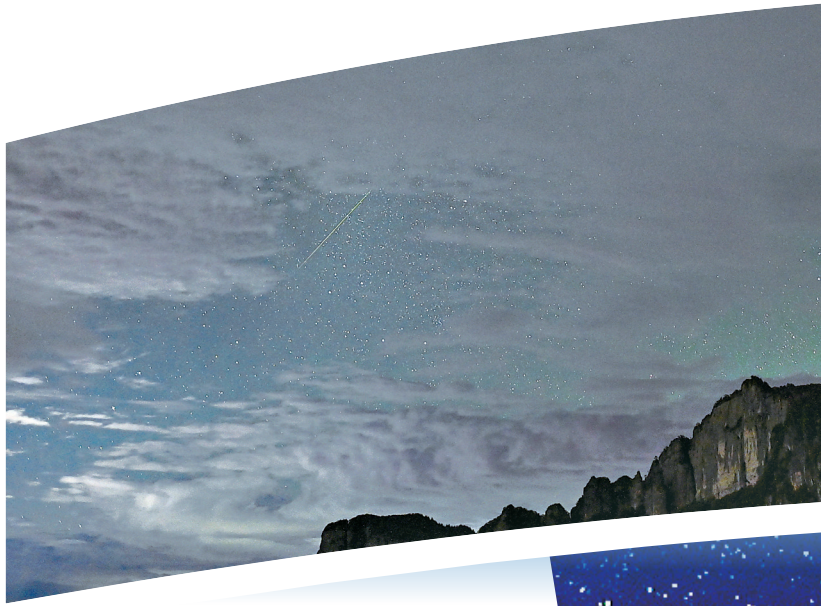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上图:2026年8月13日凌晨,一颗流星划过恩施大山顶上空。

所有奔赴,只为与宇宙的短暂对话

8月13日凌晨2时30分,恩施利川一座海拔1800多米的山顶风口,气温只有15℃左右,武汉中学自然科学课教师成文方裹紧了冲锋衣。就在他调整相机参数的间隙,一颗火流星毫无预兆地从英仙座方向劈开夜幕,拖着橘红色的尾焰划过天际。“哇——好漂亮的流星!”他和同伴几乎同时喊出声来。

这一天,恰逢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流量极大值,更是近年来观测条件最佳的一次。然而,台风“白海豚”偏偏在此时搅局,武汉周边云层如棉絮般密不透风,成文方不肯放弃。8月12日清晨,他和2位伙伴从武汉驱车出发,一路向西,500余公里的路程,7个小时的颠簸才抵达目的地。

他们在山顶守了整整6个小时。起初是等待天黑,接着是等待云层打开,再是等待流星雨进入高潮。当第一颗流星滑落时,成文方忘了按下快门——他只是仰着头,像个孩子一样,贪婪地看着那转瞬即逝的光痕。那一刻,他忽然明白:所有的奔赴,所有的等待,都是为了这一场与宇宙的短暂对话。

因为热爱,一群“追星人”聚在一起

成文方真正与星空摄影结缘,要追溯到2018年夏天。彼时,他偶然参加了一场星空摄影讲座,当巨幕上投射出浩瀚银河、满天繁星的照片和视频时,他整个人像被电击中——原来我们头顶的这片天空,竟藏着如此磅礴而寂静的美。那颗种子就此埋下,便一发不可收拾。

他一边在网上刷教程、啃专业书籍,一边向地理老师请教天文问题。通过QQ群和微信群,他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“追星人”。经营服装公司的刘雷堪称“深度发烧友”,自学掌握了拍摄星野、深空、行星等多种技法。在刘雷的引领下,成文方一步步搭建起装备体系。

2023年9月15日,成文方至今记得那个日子。他们来到梁子湖天子山,湖面如镜,银河倒映水中,天地之间仿佛只剩下星光和虫鸣。他拍下了人生中第一张以银河为背景的照片,虽然画面噪点明显,对焦略虚,但那是他正式踏上“追星”之路的里程碑。此后,他的足迹从武汉周边的山野,延伸到川西、青海、甘肃、新疆。2024年暑假,他约上伙伴直奔川西大山莲宝叶则,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上,拍下了迄今为止最震撼的一组星空照片。那晚,他觉得自己终于离那片星空近了一些。

融入课堂,把星空的浪漫讲给孩子们听

“追星星”的路从来不是浪漫的旅行。适合观星的地方多半是远离人烟的荒野山顶,夏秋季蚊虫围攻,春冬季寒风刺骨。每次出发,成文方的背包里除了近30斤的摄影装备,还得带上驱蛇棍、风油精、急救包和速食食品。山间变幻莫测的气候更让人无奈,有时驱车四五个小时抵达,却颗粒无收。

2024年7月7日,成文方与伙伴们相约咸宁妙山拍摄。入夜后,天幕却被积云捂得严严实实。静静守候到凌晨1时许,正当他们准备下山时,叠云竟像被拉开了一道拉链,墨蓝色的天穹豁然开朗——一条灿烂的星河横亘眼前,明亮得让人失语。他在朋友圈写道:“星空从不辜负有耐心的人,它只是喜欢在你最不抱希望的时候,给你一个拥抱。”

正是这样的经历,让他们练就了超乎常人的韧劲。无论是追拍6万年一遇的彗星,还是寒风中守候流星雨一整夜,每一次快门声背后,都是数小时的寂静等待,每一张成片背后,都藏着无数次失败和重来。

成文方还将这些经历融入了课堂。他给学生看自己拍的银河拱桥、彗星轨迹,讲光污染对生态的影响。更用自己“追星星”的故事告诉那些面临高考、焦虑不安的少年:“你看,连星星都不一定准时出现,但只要你在哪里,总有值得等待的瞬间。”学生们说,成老师的课,不仅有公式和定理,更有远方的风与星光。

“追星星”的“苦”,是负重攀爬时肌肉的酸痛,是寒风冻僵手指后依然要精确调焦的执拗;而它的“乐”,则是当漫天繁星铺陈眼前、银河如瀑布倾泻时,那种直击灵魂的怦然心动。在这条追光的路上,他们接住了自然馈赠的极致美景,更在一次又一次的等候中,读懂了坚持的分量。



扫码看视频

文/图 长江日报记者史伟

追星星的人 奔赴山野,仰望苍穹

我们习惯了城市的灯火辉煌,
可能忘记头顶原本有一片缀满“钻石”的璀璨星空。

你有多久没有去野外欣赏满天星空?
又有多久,没有为一颗倏忽而过的流星发出孩童般的惊呼?

在武汉,有一群追星星的人,
他们不远千里奔赴山野,仰望苍穹,
只为那一场绚丽流星雨。



2026年8月13日,成文方(右)在恩施大山顶拍摄英仙座流星雨。



2024年12月11日晚,刘雷(左)在安陆白兆山拍摄星空。



2026年8月13日凌晨,成文方和朋友们合影。

2024年10月23日晚,成文方在咸宁大幕山顶邂逅6万年一遇的“紫金山—阿特拉斯彗星”。